

洛陽伽藍記敘

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竝理在人區而  
義兼天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昧六通之旨  
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  
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  
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  
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

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刹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

夫耕稼藝黍於雙闥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錄上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內爲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爲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

亮營造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名

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爲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

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一本多陽字門魏晉曰津一作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

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之新門

時王公卿士常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爲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薨棟干雲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

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軌一作九達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  
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  
對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鄰御史臺閭闔門  
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  
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  
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

南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  
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  
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陰里卽四朝時  
藏米處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  
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  
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  
像三千一作千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  
建過度也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

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  
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  
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  
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  
有三戶六窻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  
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  
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  
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

聲聞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璅綺疏難得而言栝栢松椿扶疎拂簷藂竹香草布護堦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墻也四面各開

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鏤輝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籍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



寺碑文景字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詔刊律令永作通式勅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權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

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

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  
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一作光照  
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  
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  
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  
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中大風  
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

命工匠更鑄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尒朱榮  
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  
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  
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  
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  
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  
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  
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

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英武志略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霍復見今日榮卽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於晉陽人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

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假入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侍郎徐紇舊作統曰余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長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懸軍千里兵老師弊以

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三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

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爲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爲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襁負爭

七  
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爲皇后進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爲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尒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

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旣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尒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

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遠投江  
表泣請梁朝誓在復耻風行建業電赴三川  
正欲問罪於尔朱出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  
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  
共敘哀辛同討兇羯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  
渡雖迫於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  
猜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於卿兄  
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闕外猶

禦侮況我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  
如棄親卽讐義將焉據也且尔朱榮不臣之  
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  
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  
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  
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卜  
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之今國家隆替在  
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義舉則皇魏宗社

與運無窮儻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  
薦食河北在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  
書道意卿宜三復義一作兼利是圖富貴可保  
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  
貽後悔此黃門郎祖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  
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六月帝圍河內太  
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爲顥守攻  
之弗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

幸晉陽至秋更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  
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之如其言桃湯珍  
孫竝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親率百  
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  
石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  
車騎將軍余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  
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將江淮子弟五千人  
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數十騎欲

十  
奔蕭衍至長社爲社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尒朱兆囚莊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予奪臧否肆意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竝入朝莊帝手刃榮於光明殿穆爲伏兵魯暹所殺榮世子

部落大人亦死焉榮部下車騎將軍尒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爲伏兵所殺唯右僕射尒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鄉郡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爲榮追福薦齋卽遣尒朱侯討伐尒朱那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



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  
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爲不降官爵如故  
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  
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  
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  
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爲傷懷遣侍中朱元龍  
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  
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濟生民赤心奉

國神明所知長樂不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  
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仇終不  
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爲長樂知其不款且  
以言帝帝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  
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餘人與歸等戰於  
郭外兇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  
師士衆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  
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

人李荀爲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  
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  
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  
高都立太原太守長廣王曄爲主改號曰建  
元元年余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都晉  
陽遣潁川王余朱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  
利兆自雷陂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  
黃河奔急謂兆未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

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沒

一作及

馬腹故及此

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咎光武受命  
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  
理合於天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  
民若兆者蜂目豺聲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  
害若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  
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淫鬼神福謙以此驗  
之信爲虛說時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

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鏢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還晉陽縊於三級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爲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管來聞死苦何言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詩卽爲挽

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燒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抹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大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尋柱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

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闡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

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闔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闥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

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卽魏相國司馬文王府庫東至閭闔宮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爲謀主義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闡帝幼冲諸王權上太后拜義爲侍中領軍左右令總

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  
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二年太后反  
政遂誅义等沒騰田宅元义誅日騰已物故  
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  
趣以宅賜高陽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  
王余朱世隆爲榮追福題以爲寺朱門黃閣  
所謂僊居也以前廳爲佛殿後堂爲講室金  
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

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爲長秋令卿因以爲  
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卽  
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  
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  
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  
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  
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

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  
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  
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閭闔城門御道  
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  
園園中有凌雲臺卽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  
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  
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

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  
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  
刻桷圖寫列僊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旣如  
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  
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  
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  
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  
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

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巨戶  
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  
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  
所掖庭美人竝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  
道場落髮辭親來依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  
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余  
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  
入瑤光寺媯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

洛陽男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媯瑤光寺  
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  
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  
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雖久遠  
形製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  
城門爲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  
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

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閻闔南御道西望  
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  
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桑樹  
數十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  
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憇者有佛殿一所  
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  
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於大齋常設  
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

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爲至  
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  
限礙後汝南王悅復脩之悅是文獻之弟召  
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  
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  
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  
目亂睛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  
遂隱也



昭儀尼寺闈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闈官之嫠婦胡馬鳴呵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闈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卽知名爲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

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暉景暉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銜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剛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

有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  
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逸柯葉傍  
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又然凡爲五重每重  
葉樞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  
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給事中黃  
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  
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  
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

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  
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曰晉大  
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  
遂捨宅爲光剛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  
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  
驚怖應卽殞倒衆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爲尼遂居此寺  
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剎高聳洞房

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爲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

修梵寺在青陽門內御道北嵩嗣寺復在修梵寺西竝雕墻峻宇比屋連薨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

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炫日繡栢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飡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

靜丘園放教學極六經說一作疏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淨鱗甲潛藏一作冰辨其魚鼈高

祖於泉北置河南尹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卽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僊人館上有釣臺殿竝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九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水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山東

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竝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僊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

一作得  
霜卽熟

亦出崑崙山一曰

王母桃也奈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執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爲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爲奉朝請因卽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咸稱善以爲得其旨歸奈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爲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  
石樓南穀水周圍遶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  
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  
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頽橋  
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街之按劉澄  
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竝云晉太康



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竝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

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疑閒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初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讚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姪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

舉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  
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行因幸景暉  
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  
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  
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  
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  
年中尙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苜犁公主容色  
美麗綜甚敬之與公主誓常自稱下官授徐

州刺史加開府及京師傾覆綜弃州北走時  
尔朱世隆專權遣取公主至洛陽世隆逼之  
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  
死不爲逆胡所汙世隆怒之遂縊殺之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卽  
中朝時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內有瓔珞  
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  
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

僧刹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赫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剛寺智聖坐禪苦行

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龕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聞誦閻羅王勅付司卽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

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  
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  
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  
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卽起旣懷貪心  
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  
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鬪自  
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卽  
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

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寺  
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  
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卽  
訪寶鬪寺城東有寶鬪寺城內有般若寺城  
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  
曇謨最道弘寶鬪等皆實有之議曰人死有  
罪福卽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  
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

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脩道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南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有中朝時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

於誅死

魏昌尼寺闍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卽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闍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

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摧  
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  
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  
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  
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  
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  
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

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  
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  
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磚爲之指子休園  
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  
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  
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  
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  
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還

爲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問晉朝京師何如  
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  
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  
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日見其事國滅  
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  
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  
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  
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

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  
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  
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  
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  
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  
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  
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率辭損實當時構文  
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

前塼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蚤晚造  
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  
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  
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間養生自然長壽郭  
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逾半帝給  
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  
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七里  
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

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  
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  
歸常在此處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  
也北爲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恍濟州  
刺史介宣幽州刺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  
驤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



道北所謂暉文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竝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脩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儀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入雲高門向街

佛事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墀常有高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輓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

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  
甄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子尊兄  
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  
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  
守初欲入境皆懷甄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  
下還家以甄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  
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  
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於此也

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  
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義內  
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  
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  
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  
淄官徒有在京邑聞懷博慕勢咸共耻之唯  
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營丘  
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

遲足爲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  
雖復莠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

東陽門外御道西

一作南

所謂敬義里也里內

有典虞曹簷宇清淨美於叢林衆僧房前高  
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  
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

一作七

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

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  
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  
史尉李彪兵部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  
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  
倫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  
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  
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欽峯相屬深  
蹊洞壑邈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

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愛管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爲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輒以山水爲富不以章甫爲貴任性

浮沈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真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以如新旣不專流蕩又不偏華尚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爲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爲隱放爾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竝危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一如

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踳踳蹉  
跎泉水紆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復危多五尋  
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  
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頽霜幹風枝半聳  
半垂玉葉金莖散滿堦墀燃目之綺裂鼻之  
馨旣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  
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  
中羽徒紛泊色雜蒼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

白鷗生於異縣丹足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  
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  
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  
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趨能造者其必詩敢往  
者無不賦或就饒風之地或入雲多之處氣  
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爲神僊所賞近爲  
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  
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方丈不足

十四  
以妙詠歌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  
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一出醉此山門別有  
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  
岑愛曲值石陵歆庭爲仁智之田故能種此  
石山森羅今草木長育今風煙孤松既能却  
老半石亦可畱年若不坐臥今於其側春夏  
今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在青陽門

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  
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  
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  
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  
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溼時人號曰佛汗京  
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  
其淚須臾之間綿溼都盡更換以它綿俄然  
復溼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余朱榮入洛

陽誅戮百官歿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  
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  
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  
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  
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  
至十二月余朱兆入洛陽擒莊帝崩於晉陽  
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  
樂平王余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

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  
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行無聞逼禪與廣  
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爲黃門  
侍郎見元義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  
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  
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  
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  
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恭常住龍華寺

至時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  
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  
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  
德漸無外而孝剛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  
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外相  
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  
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  
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趾

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讐忌  
勲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  
鉗齒豈直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  
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  
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  
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薄寡  
本枝疎遠豈宜仰異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  
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



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  
曆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竚屬  
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  
其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  
讓曰天命至重曆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  
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旣寡昧  
識無先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  
允愚衷又曰王旣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

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人神恭  
凡讓者三於是卽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  
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敘述莊帝枉殺太原王  
之狀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  
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詔來  
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  
與億兆同茲大慶賜青之科一依恒式廣陵  
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

是封長廣為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  
 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  
 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  
 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為火  
 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  
 靂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  
 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昉議云不  
 合世隆問其故季昉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

功若配孝昉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終  
 為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  
 卿亦合死季昉曰下官既為議臣依禮而言  
 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昉不避強  
 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既有忿言一本無季昉  
不避強禦十  
七季昉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  
 將軍史五一作忤  
下同龍平北將軍楊一作  
羊文義  
 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

及尔朱兆馬首南向五龍文義等率衆先降  
子恭見五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  
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  
論功五龍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五龍  
文義於王有勲於國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  
剛直彭城王尔朱仲遠世隆之兄也鎮滑臺  
表用其下都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  
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每

言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罪亦合死世  
隆等愕然自是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  
權兗慝滋甚坐持臺省家總萬機事無大小  
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面無所干  
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  
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  
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  
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

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來禮拜怪其  
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  
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  
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  
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  
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  
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

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  
竝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  
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爲尔朱世隆所  
誅後捨宅爲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  
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  
鬪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  
宰相也孝義里東卽是洛陽小寺北有車騎  
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

初從蕭寶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爲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寺一作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爲魚鱉寺也景仁住此以爲耻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

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竝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昉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蟄攢育蟲蟻塙土瘴癘蛙龜共穴人鳥

同羣短髮之君無行首之貌文身之民稟箠  
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  
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  
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  
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悖逆人倫禽獸  
不異加以山陰請媾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  
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  
知瘦之爲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

爲鎮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竝  
跡禮樂憲章之盛凌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鼈  
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爲不  
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  
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  
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  
遂憑元慎元慎卽口含水嚙慶之曰吳人之  
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

語則阿傍菰稗爲飢茗飲作漿呷啜鱗羹啜  
喇嚙黃手把荳寇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  
本鄉急手一作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  
之鬼口頭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  
藕拮拾雞頭蛙羹蚌臠以爲膳羞布袍芒履  
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噉  
嚼沈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  
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

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  
衍衍用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  
异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  
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  
衣冠士族竝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  
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  
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  
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

表士庶競相模楷褻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  
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  
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  
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諡  
烈侯祖撫剛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  
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隄太守世以學行  
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尙卓逸少有高操任  
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

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  
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日神不亂常慷慨  
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  
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吊親諸貴  
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  
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  
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  
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而立



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  
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  
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  
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  
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  
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  
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  
許兆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

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  
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  
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  
譬之周宣及余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  
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  
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  
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  
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卽舍宅

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嗣年而廣陵被廢歿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爲  
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  
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  
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臺觀  
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靄青臺紫  
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

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  
露流香吐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  
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  
激電旁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  
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  
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雁  
浮沉於綠水礚礚春籟皆用水功伽藍之妙  
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

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  
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  
花於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煙  
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  
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  
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  
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  
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

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騰班馬  
而孤上英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  
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昇其堂  
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  
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爲世宗挽  
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  
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  
靖虎門業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

罰情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  
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  
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  
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  
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  
二疏暨皇居徒鄴民訟殷繁前格一作後詔  
一作沿自相予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  
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

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爲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一作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暉寺西卽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一作

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落索之以二十斤與之銜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暉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建竝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

女寺竝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頽猶高五丈餘卽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嗣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

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嗣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晉孝昌年戌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一作公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

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歿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

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竝  
 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  
 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里內有大覺三  
 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鄴  
 穎一作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含消梨重十斤  
 從樹着地盡化為水有一作承光之柰承光  
 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  
 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

也肅字公懿琅琊人僞齊雍州刺史奐之子  
 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  
 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  
 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  
 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  
 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  
 之其詩曰本為箔上蠶今一作無作機上絲得  
 路逐勝去頗憶纏綿一作絲時公主代肅答謝

云針自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

能衲故時肅甚

一本多有字

愧謝之

一本多色字

遂造

正覺寺以憇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

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旌之長所好不同竝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坵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

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  
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  
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  
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  
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  
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  
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  
厄海上有臭逐之大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

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  
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唯  
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後蕭衍子西豐侯  
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  
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曰下官生於水  
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  
之客皆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竝在報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二寺園林茂盛莫之與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爲內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毫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同土中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

世光宅□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峒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睠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

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  
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  
園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  
有四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  
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  
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  
已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  
寅來降封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

爲齊王尚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列  
令公主啓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之賜宅於  
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  
來降處金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  
歸正寺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  
宅歸德里正光元年蠕蠕主郁久閭阿那肱  
史作環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  
下同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

進之下可班郗肱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  
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  
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  
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  
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  
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  
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  
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

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  
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  
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  
於此賣士庶須臾皆請取之魚味甚美京師  
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  
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  
所獻皆施五綵屏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  
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

於外逢樹卽拔遇墻則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竝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

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跟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以波斯道遠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

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晉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

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



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北奉終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為穰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為

穰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為余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一本多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仄一作宇轆轳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

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恡惡衣餽食

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剛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

名豔姿竝蛾眉皓齒潔顏傾城脩容亦能爲  
 綠水歌豔姿尤善作么鳳舞竝愛傾後室寵  
 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么鳳之  
 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  
 年十三幼而聰辨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  
 以加之正光初廣宗一作文潘崇和講服氏春  
 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  
 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

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爲住城南一作才曰  
何往曰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  
 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  
 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  
 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  
 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  
 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言也舉  
 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卽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相  
帝祠老子於躍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  
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  
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四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竝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

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  
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  
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  
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  
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  
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  
臣佐竝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  
羞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壘佳賓滿席使梁

王愧兔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  
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  
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太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劔百  
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諡曰  
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  
爲黃門侍郎徙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

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  
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  
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  
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  
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  
爲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  
末莊帝謀殺尒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

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  
曰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  
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  
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一本作持詔至太原  
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  
戲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  
形於色遶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  
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

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  
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  
被委任及尔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  
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校以有舊  
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尔朱兆  
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  
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  
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

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信矣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  
我有黃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  
取之兆悟覺卽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  
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真  
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  
歎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  
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



四  
十疋盡送致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  
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  
以爲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  
惡之門殃所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  
徽卽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  
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  
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闈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闈

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  
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  
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  
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  
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  
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  
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

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暉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

貌醜陋心識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尔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磚口如初浴室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

葭茨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

寶光寺西隔牆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  
氏至中國卽曉魏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  
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祇洹寺一所  
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青炫彩金  
玉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  
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  
草蔓合嘉樹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  
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

閻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  
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  
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或  
宅或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  
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一作珠金蟬曜首寶  
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復道觀者忘疲莫不  
歎服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  
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案成羣俊

民滿席絲桐發响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  
 乍起莫不飲其玄奧忘其褊恡焉是以入或  
 室者謂登僊也荊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  
 清拔之句云異林一作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  
 或以蛟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  
 東裴子明為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一作日  
 而醉眠時人警之山濤及余朱兆入京師  
 或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一多一東字  
 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  
 餘景暉中比丘道恒立靈僊寺於其上臺西  
 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釗宅市西北有土  
 山魚池亦異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  
 十里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  
 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  
 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

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  
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  
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  
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  
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  
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爲壯士  
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  
高平失據虎一作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

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旰食延伯總步騎五  
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  
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  
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  
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  
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無全城戰  
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  
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

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監二年之間  
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  
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  
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  
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  
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  
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經一  
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

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  
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  
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卽  
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  
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有慈孝奉終  
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  
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  
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

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人  
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  
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路  
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  
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  
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  
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  
出重門啓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繡

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  
工商上僭議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  
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  
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  
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  
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  
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  
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  
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馬氏悟覺  
心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  
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  
然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內咸聞香氣僧俗

長幼皆來觀觀尚書右僕射元慎聞里內頗  
有怪異遂改準財爲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  
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  
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  
也民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入荒率  
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  
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犖獨不見牛馬之衣於  
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

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  
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  
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  
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  
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  
續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  
吹箎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  
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

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  
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歸降秦民語  
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琛在秦州多無  
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  
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  
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鑲諸王服其豪  
富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  
狐掖畫卯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

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  
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  
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  
百餘口甌藥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  
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  
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  
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羅霧縠充  
積其內繡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不可數

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  
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王繼來  
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嘆羨以  
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融誰知  
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  
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  
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

者不可較數及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  
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融與陳畱侯李崇負  
絹過性蹶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  
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  
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  
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祇  
洹鬱起寶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師士女多  
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

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  
磴礁嶢朱荷出池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  
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  
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  
爲黃門侍郎元義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  
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  
雄規不就覺起同謀畧兄弟四人竝罹塗炭

唯畧一身逃命江左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  
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  
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  
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  
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  
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畧爲  
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尙見畧

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  
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  
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  
不得無王畧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  
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  
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  
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  
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畧始濟淮

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  
曰咎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  
國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  
體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旣  
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  
雖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  
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  
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旣邊地寓食他邑

求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  
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尙書令儀同  
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  
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  
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  
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  
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

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二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

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阜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溫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遺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磚浮圖一所是

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以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憇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

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楨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



陀至楊州歲餘隨楊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  
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  
國乘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  
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  
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  
域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  
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殺  
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畱王景皓侍中安

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畱  
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  
待物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  
置佛徒演唱大乘數部竝進京師大德超光  
毗榮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  
其席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  
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  
聰黝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

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彌寶坐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坐四面腳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

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晉都水使者陳騶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

城北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  
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  
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  
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  
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  
今爲光風園首蓂生焉

凝圓寺闔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亾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

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管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棄去住者耻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一作能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闕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一作凡婢雙聲春風曰儻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

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

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爲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爲吐谷渾所吞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二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

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  
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  
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  
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  
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  
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  
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  
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

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  
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卽得陰愈後人於  
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一作像塔乃至數千  
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  
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暉二年延昌二年  
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從捍廢城  
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  
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

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槩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四一作五寸卽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一作各毘盧旃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

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見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鐘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盆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



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龜  
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  
五穀甚豐食則麩麥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  
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  
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  
孟城三日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  
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管有商人止宿池側值

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  
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  
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王卽  
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  
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危一作坂千里  
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  
茲非險峻關壘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  
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

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

流

一本多入海二字

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

以種間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溪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

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噉噉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書勅懃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毼爲壁王

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皇爲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噉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

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噉國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簪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

八  
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  
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嶢峭民多貧困峻  
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  
烏場國缺鎖爲橋縣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  
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  
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  
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足臨淄之  
神州原田膺膺等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

所墜埒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  
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箏  
篴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  
不立殺刑唯徒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  
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地  
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鍾  
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  
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

詔書聞太后崇奉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  
禮遣解魏語人問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  
雲答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  
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  
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  
聖人竝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  
方術如此之事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  
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

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  
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  
僧迦梨表裏通溼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  
晒袈裟年歲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  
至於細縷亦彰乍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刮  
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竝有塔記水  
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  
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

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  
世人名曰龍王寺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  
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  
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  
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  
成大树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  
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一作  
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

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  
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  
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餵虎之處高  
山巖從危岫入雲嘉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  
婉麗花綵曜日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  
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叔  
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  
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

十一  
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  
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  
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  
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  
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  
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  
平善山頂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  
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

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  
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  
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  
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三里天帝釋化爲師  
子當路蹲坐遮嫚婁之處石上毛尾爪跡今  
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一作育父母  
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  
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

人太子所食養一作泉水北有寺恒以驢數頭  
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每  
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然此寺昔  
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  
皮連骨離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  
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傳之隔山嶺有婆  
姦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夜叉常  
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

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畱停至正光  
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  
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嚙噠所滅遂立勅  
勲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凶暴多行  
殺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  
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  
情願自恃勇力與厠賓爭境連兵戰鬥已歷  
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持刀楛



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  
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請軍通詔書王凶  
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  
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  
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答曰我皇  
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未敢言疲  
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頓  
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

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  
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  
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嗷嗟烏場王竝拜  
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見魏主則  
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  
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於理無失  
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  
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王雲等見之

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於是西  
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十  
餘僧復西行三月日一作至辛頭大河河西岸  
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  
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復  
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  
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  
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

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  
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  
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  
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  
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  
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  
塔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  
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至乾

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三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

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爲陛階砌櫺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尺金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

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  
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所燒  
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  
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既訖  
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高樓  
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  
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索一  
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

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  
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此塔  
初成用真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王乃  
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  
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卽解珠網以銅鑊  
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理之上種樹樹  
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

十七  
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  
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  
煩後賢出珠修治崔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  
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  
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  
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旣在遠國恐不吉反  
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卽鳴  
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

京師之日皇太后勅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  
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于  
闡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  
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  
以奴婢二人奉崔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  
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崔離浮圖儀  
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  
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寺

管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焦然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甯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竝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書胡

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街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榮傳宋雲家記故竝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

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寺嵩高中有閒居寺禪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灑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旣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11